

烟雨江南归来，上亿点击率网络巨作，  
继《诛仙》之后，引领古代仙侠狂潮

烟雨江南◎著

## · 缘结天界卷 ·



是死战，还是活逃，面对高山仰止的天界，

他毅然选择了迎难而上；

是激情，还是缠绵，面对生死不渝的爱情，

她依然选择了痴情千年。

# 尘缘

3



一曲悠悠，缠绵千年，百世轮回，千年等待，

终为他了尽尘缘；

十万天兵，不如一剑，千载恩怨，一梦释怀，

褪尽无数劫遇，终还云淡风轻。



序言 (11) 目錄 張雲萍 撰

第一輯 塵緣 (1) 雲山 撰  
第二輯 結天界卷 (1) 雲山 撰

# 塵緣

烟雨江南◎著

3  
緣結天界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缘. 3, 缘结天界卷/烟雨江南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104-1180-9

I. ①尘… II. ①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794 号

### 尘缘. 3, 缘结天界卷

---

作 者: 烟雨江南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

印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627 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180-9

定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 简介

纪若尘重返人间。

天下混战，道德宗死伤无数，青虚宫惨遭灭门。

大罗金仙以消灭九幽之火为名，背着天帝强行派遣天兵天将围剿纪若尘，却被屡屡击败。

吟风和顾清本可成仙，面对时局，两人放弃飞升，共同对抗大罗金仙。

道德宗生死存亡之际，紫薇真人放弃升仙机会，一剑尽斩三万天兵，并被销了仙籍，魂飞湮灭。

青衣为救纪若尘，不惜自己的性命，肉身被灭，只留一点残魂回到无尽海。大罗金仙亲自下界消灭九幽传人，此时枯坐万年的无尽海主人出手杀了大罗金仙，重回天界。吟风和顾清也回到了天界，明白了百世之缘，各自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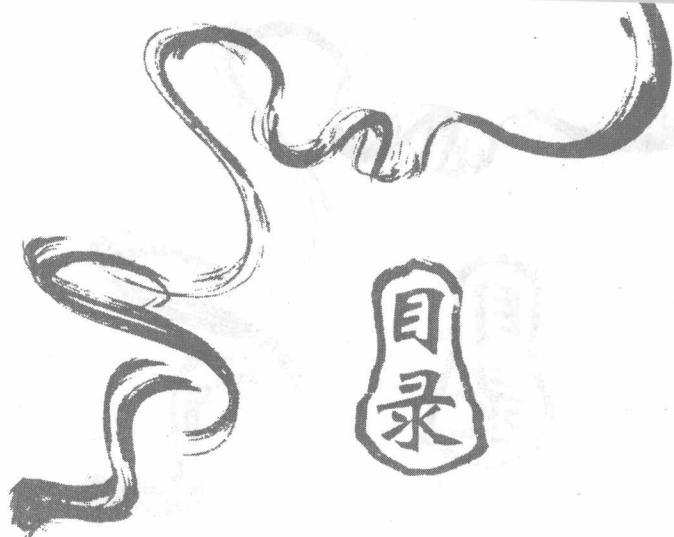
原来，无尽海的主人就是当年的天妖，青石无意中放走了天妖，而天妖也在百世轮回中对她世世守护。青衣为无尽海主人制造的一个青石的影子。

此界天地气数已乱，所以造成这缘分的错乱，而其实这一切都是天帝万年前谋划好的，为的是借天妖之手，打击九幽十三魔，消灭异己——大罗金仙。

纪若尘灭了九幽之火，守得青衣的一点残魂，与张殷殷在世间重新生活……

缘来缘去，是为尘缘！





1	第一百八十五章	荒唐事（上）	100
7	第一百八十六章	荒唐事（中）	101
11	第一百八十七章	荒唐事（下）	102
15	第一百八十八章	会挽雕弓如满月	103
26	第一百八十九章	西北望射天狼	104
45	第一百九十章	鬓微霜	105
62	第一百九十一章	生死路（上）	106
85	第一百九十二章	生死路（下）	107
93	第一百九十三章	英雄冢	108
105	第一百九十四章	无归处	109
133	第一百九十五章	不肯栖	110
155	第一百九十六章	俱往矣	111
174	第一百九十七章	若相惜	112
197	第一百九十八章	无相忘	113
223	第一百九十九章	零落意	114
242	第二百零章	杀伐事	115
279	第二百零一章	坐金銮	116



# 目录

- 293 第二百零二章 生死路
- 306 第二百零三章 上穷碧落下黄泉
- 327 第二百零四章 奈何途
- 364 第二百零五章 终不怨
- 381 第二百零六章 凭生死
- 410 第二百零七章 换相见
- 434 终章 一曲千年





## 荒唐事（上）

酆都城中早乱成一团，小鬼杂役一个个狼奔豕突，大呼小叫，哪还有半分体统在？平素里威风惯了的鬼卒也无暇去管这些大惊小怪的小鬼，或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或匆匆忙忙地赶往城头驻防。

长街尽头忽然响起如雷蹄声，一队五十余骑巡城甲马自街角绕过，向城门处奔去。不知怎的，酆都众鬼平日难得一见巡城甲马，见了本也该是又畏又敬，但此时望向巡城甲马的目光中却多了些看枉死鬼的味道。

这一小队巡城甲马与另外数十队巡城甲马在酆都城门处汇合，然后酆都城门大开，数千骑巡城甲马擎起战旗，滚滚出城，转眼就隐没在淡淡薄雾之中。

城墙中的机关室内，百头身高五丈、肌肉纵横的大力鬼吐气开声，合力推动绞盘，那两扇极厚重的城门缓缓合拢。轰的一声，一丈粗、二丈阔的精钢门门落在锁卯上，将城门彻底锁死。看这意思，似乎根本就不想给出城决战的巡城甲马留一条回来的路。

阎王十殿中，此刻静得连一根落地都能听得见，与殿外的喧嚣截然不同。此时其余九位十殿阎王全到了秦广王殿中。十位阎王团团坐了，表情各异，惴惴不安者有之，强作镇定者有之，若无其事者有之，高深莫测者有之，幸灾乐祸者也有之。

众阎王不论表情如何，皆正襟危坐，有如古松铜钟，动都不动一下。如非偶尔眼珠转动、脸上表情变幻，说不定会让人以为是几尊泥塑木雕的神像。内中只有一个平等王与众不同，看上去如坐针毡，不住扭动身体。尽管殿内阴风阵阵，寒意浓重，但他额头上不住滴下大滴汗水，一身华贵王服也几乎被汗水浸透。

一名鬼侍一路小碎片奔进殿中，伏地道：“报！赵大将军已率大军出城决战！”

平等王面色稍稍好看了一些，他悄悄抬袖，拭了拭脸上的汗水。

秦广王居中而坐，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除了挥挥手令那鬼侍退下外，全身上下纹丝不动。他面前燃着一柱三寸梵香，铜钱大小的香火时明时暗。这炷香燃得甚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逐渐缩短。其余八王也端坐不动，静候战报。

未过多时，殿外忽然响起一阵急骤的脚步声。平等王只听这脚步的节奏，心中已生出不祥的念头，当下面色就惨白了三分。

果不其然，一名鬼侍大步冲了进来，一个鱼跃扑在地上，颤声叫道：“赵大将军力战而亡，五千巡城甲马全军尽没！”

此时此刻，那柱梵香方才燃去了一寸。

咣当一声，平等王面前矮几上的铜爵跌落在地，酒浆洒了一地！

秦广王如同睡着了一样，动也不动一下，似乎完全没听到鬼侍刚才说了什么，就连地上的酒浆流淌过来，沾湿了他的衣角，也似全然无觉。而其余八王此刻也突然个个神游太虚，仿若突然下定决心求索仙道，准备好生入他个几百年的大定一般。

平等王一个个从诸王面上望过去，越看越是绝望，最后颓然坐倒，长叹一声，向秦广王道：“赵大将军战死，我们十殿当中可还有能够抵挡那人的大将吗？当日悔不该将吾家交与苏姝，若他还在，怎都该可抵挡一阵。唉！自毁长城，自毁长城啊！”

平等王这话已是在明着指责秦广王，毕竟当日就是秦广王做主让苏姝带走吾家的。以吾家可与苏姝斗上几回合的战力，今日若在，说不定已扭转了战局。

但秦广王就似完全没听明白平等王话中之意，只是从从容容地道：“众王不必惊慌，谅那妖人神通如何广大，也绝渡不过这百里弱水。我们只消闭门不出即可。虽然我们出不去，但他也攻不进来。多等些时日，他耐心耗尽，当会自行退去。”

平等王失声道：“这却如何等得？！”

见诸王又进入心如古井不波的化境，打定主意龟缩酆都中心，平等王猛一咬牙，离席而起，竟拜倒在大殿中央，道：“诸位王爷救我！”

八王仍在神游时，秦广王已离席而起，将平等王扶了起来，责道：“陆王爷说的哪里话！你我同殿为臣，本就是同气连枝，有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快快起来，你这个样子又叫小王如何当得？陆王爷想要小王做什么，尽管开口就是！你……你这不是陷本王于不仁不义之中吗？”

平等王满面苦笑，同殿为臣数百年了，他怎会不知道秦广王的为人？若秦广王是如此好相与的人物，又怎能安居第一殿这么久？

可是事到如今，也由不得平等王犹豫，当下强行拜倒于地，道：“现在实不能容那妖人如此放肆啊！虽然赵大将军战死，但我十殿能战之将合共还有数十员，



若尽起藏兵，则足有十万巡城甲马！大军出城，必能剿灭妖人！”

秦广王沉吟良久，直把平等王等得五内如焚，方始抚须缓道：“不妥。”

平等王声音都有些哑了，嘶声道：“如何不妥？”

秦广王徐道：“酆都广大，十万巡城甲马数量虽众，但把守各处要冲尚有不足，怎能分得出兵来？我们破釜沉舟、倾力一战，胜了倒也罢了，如若败了怎么办？将偌大的酆都拱手相让不成？”

“以百击一，怎么会败？！”平等王气急败坏。

秦广王摇头道：“陆王爷此言差矣。赵大将军乃十殿第一猛将，率五千甲马出战，却被对方一千阴卒杀得全军覆没，且那妖人还根本未曾出手！小王虽然不通军事，也知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如那妖人采用避实击虚，逐步蚕食之策，则出动再多大军都是无用。哪怕是百万巡城甲马，也不过让他多杀几天而已。”

平等王也知秦广王此言不虚，又见诸殿阎王皆作体悟天心、不理浊事之状，只得一声长叹，罢了这个心思。十万巡城甲马，倒有七万散于十殿，分归十位阎王调遣。各殿所统的鬼卒甲马如同诸王的私兵，就是秦广王也无权调动其他阎罗殿的属兵。看眼前情势，就算秦广王假意答应了，其余各王也必不肯借兵。

方才出城死的赵将军乃是平等王殿前头号大将，率领的五千巡城甲马也全是平等王的属兵。平等王被逼无奈，不得不派出手上全部军力出城死战，没想到片刻功夫就被杀了个干干净净。现在他那第六殿中，只怕连十名巡城甲马都凑不出了。至于殿中其他的鬼卒杂兵，虽然也有一千余众，但欺负欺负下狱的鬼魂还行，出城打仗那就是送死的份。

此际平等王实已山穷水尽，咬牙道：“将轮回簿交出去如何？”

秦广王微微一笑，道：“陆王爷说笑了。若小王记得不差，你当初可是在那本轮回簿上纪若尘名下批过注的。现在你反要将这本轮回簿交给他？这可是触犯天条的罪过啊，难道要这殿中的都陪着落罪不成？罢了，念在过往情谊上，小王只当什么都没听到，陆王爷要做什么，尽可自行去办。”

平等王一把拉住秦广王袍袖，急道：“可是我那本轮回簿在你手上，你不与我怎成？”

秦广王面色一沉，道：“陆王爷又在说笑了，轮回簿由各殿自行保管，本王手上怎会有你第九殿的轮回簿？”

平等王大怒，喝道：“当日我被逼不过，亲手将载有纪若尘名字的轮回簿交到你手上，你却再未还来！这可是诸位王爷都看到了的！你休要抵赖！”

秦广王面色不变，道：“是吗？哪位王爷看到了？”

平等王环顾一周，见众王或顾左右，或称未见，或养心神，当下惨然一笑，拉住秦广王劈头就打，喝道：“好好好！姓蒋的，你既不与本王活路，今日就与你

拼了！”

秦广王护住头面，忙喝了一声：“陆王爷醉了，左右！速送王爷回殿！”

早有数名粗壮力士冲进殿来，将平等王拖出殿外，一路上平等王骂声不绝。

直到平等王骂声远去，秦广王方抚须道：“那纪若尘去而复返，神通大增，现下堵城叫阵，气焰滔天！那本轮回簿自然不能交给他，除此之外，诸位王爷有何妙策退敌？”

众王齐道：“我等愚鲁，实是想不出对策，一切当唯薛王爷马首是瞻。”

秦广王也不推辞，当下道：“一动不如一静，我等先静守些时日，以观其变。”

见此间事了，八位阎王于是一一离去。

此刻弱水之畔一片肃杀，宽广的河滩上遍布着巡城甲马的尸体。他们或被洞穿胸腹，或被枭首腰斩，几乎都是一招致命。

这片狼藉战场之前，摆放着一张乌木八仙椅，他端坐椅上，遥遥望着酆都弱水，若有所思。他身后一名身長五丈、极是健硕的悍卒高擎一面大旗，深黑旗面上绣着一个龙飞凤舞的大篆：纪。

大旗之后，五百幽鬼卒列成横列一排，倒提巨斧。五百名战兽狂骑则又在后面列了一排。它们刚刚屠戮了五倍于己的巡城甲马，一个个都吸足了巡城甲马死前散出的魂魄，此刻意犹未尽，更显杀气腾腾。

他待坐一刻，双眉皱起，喝道：“怎么还没动静？”

旁边玉童忙道：“纪大人，方才来的都是平等王手下，现在可能各殿阎王之间起了争执，不知该如何分配兵力，又畏惧大人兵锋，所以才迟迟未见发兵。”

他哼了一声，道：“你不是说十殿阎王麾下共有十万巡城甲马吗？我才在这里摆了一千阴卒，怎的他们就不敢出城了？还是说酆都城中另有神通广大之人，能够看得到我布在远处的大军？”

玉童忙拍马道：“大人麾下兵卒过于凶猛，方才实是杀得太快了些。十殿阎王畏战也是常情。”

他冷道：“我不管他们畏不畏战，再骂，直到将他们骂出来为止！如果你骂出他们来的话……哼！”

玉童面色一白，忙飘到阵前一个腹大如鼓的巨汉肩头，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巨汉边听边点头，待玉童说完，即深吸一口气，只见他颈中皮肉一圈圈鼓胀起来，足足粗了三倍有余，肚腹也高高隆起，就似被气吹胀了一般。

玉童头颅登时罩起一层紫光，将所有声音都隔绝在外。

那巨汉口一张，几乎可以看得见无数道波纹自那张巨口中喷出，聚结成束，跨过弱水，直向酆都冲去！在这巨汉身后的阴兵鬼卒只得见一阵阵轰鸣雷音，但酆都城头守卫诸鬼听见的却是清晰无比的喝骂。这骂声听起来既不刺耳，也不随

距离而变弱，在酆都城头听到与在阎王十殿中听到没什么分别。

骂辞着实精彩。

这一大段长篇大论，指名道姓，全是向着平等王而来。

在落难之前，玉童可是平等王身边最得宠之人。他生得极是俊俏，为人又聪明伶俐，心计也是阴险狠毒，在许多事上都能给平等王帮上忙，绝非只靠着一张脸蛋吃饭的软脚货色。平等王早把玉童倚为左膀右臂，什么事都不避着他。单是为给玉童弄点功绩，就可将自己的巡城车驾给他乘了，可见对玉童的喜爱。正因如此，玉童对平等王所有的隐秘事都了如指掌。

像什么昏庸糊涂，全凭心头好恶，胡批生死簿，乱定阿鼻狱，这根本像上不得台面。索取贿赂，纵容凶徒，另拿没有阴财孝敬的孤魂野鬼顶罪冒藉，发配热油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甚至有意不发援兵，害得胆敢顶撞于他的阴司将军在苍野中孤军奋战、最后落得个全军战死这等借刀杀人之举，也可暂时放在一边。

这些罪名实在是流于俗套了。此前玉童已就着这些骂了一个时辰，结果只骂出一个赵将军和五千巡城甲马来。之后无论他再怎么骂，揭平等王再多的老底，酆都城都再无动静了。

这一次玉童知道，自己办事不力，纪大人已动了真怒。落在这位纪大人手中后，玉童只觉自己现在处境已可算是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实是过往不能想象之惨。但显然那纪大人还另有雷霆手段！具体手段如何，玉童如何敢试？

在这等严重程度远超生死攸关四字可以形容的关键之际，玉童灵思如泉涌，骂阵功力骤然突飞猛进。

他专从平等王的生活琐事说起。有晨起更衣时，平等王如何对待婢动手动脚，甚至兴冲冲地直接按倒就受用一番；也有平等王参加夜宴醉酒，当席抱过一个俊俏少年鬼侍就剥衣衫，全忘了其余九殿阎王全都在席。这种种恶形恶状，其实只消在十殿中侍候久些的鬼侍阴婢，多少都知道一些，也不仅仅是平等王独有。

那巨汉乃是冥军大营中专司叫阵的骂手，一身异能全在喉咙以及胸腹中无有止息的气息上。若只是声传百里，那骂上三日夜就如喝血般容易。像这般跨界送声数百里，且还要使冥王十殿殿殿闻声，虽然难了许多，但骂上半日也不会伤筋动骨。也不知上任大将军是因何忽发奇想，营中竟然养了这种异卒。

酆都城内喧闹早停，处处鸦雀无声，无论是判官鬼役，还是未及解送入狱的新魂，都静静聆听，唯恐错漏了一字。

第九殿中，平等王面赤如血，但觉得一口腥甜堵在胸口。玉童揭他的这些丑事其实再寻常不过了，但他知道，玉童绝不会只说这点事。

这的确仅是个开场引子而已。

玉童话锋一转，转而述说起平等王诸般特殊的嗜好来。比如说在提审犯魂时，若遇上了那合意的妙龄倩魂，此王最喜细细拷问，从在阳间许了夫家没有，直问道何时暗自怀春，何时初经人道，一月之中有几度春风，每次欢好需得多少提送方觉欢喜，等等。问到心痒时，偶尔也会迁尊降贵，亲自上阵试试供词真伪。那架巡城龙车也是件妙物，平等王最喜在车中褻玩变童侍女，且定要打开车窗，只放垂帘，并要有前呼后拥，在闹市行车，如此方能尽兴。

若仅是如此，那也就罢了。

接下来说到的是平等王好变童。此事方才已经提过，而且不论阳间阴世，好男风者都不鲜见。但蓄变之人素来都是宠幸之，然则这位平等王大人好的却是被幸。

平等王的第九殿，平素里管教下人的规矩虽大，但此刻殿边候命的侍者婢女们中，有那些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偶尔也会偷瞟一眼平等王身上的细皮白肉。

平等王虽然昏庸，好歹也是有职有司的鬼仙，早将下人们的一举一动收在眼底，当下再也忍耐不住，怒喷一口鲜血！

塵  
緣

## 荒唐事（中）

这其实还算不上天大事。

玉童接下来道出百年之前，瑶池仙子下落阴司，听十殿阎王各述其职，并随性选择案卷翻阅，看有无缺漏错判。想那上界仙子是何等容姿，平等王一见之下登时魂魄都飘飞了一半。他一个小小鬼仙自不敢在瑶池仙子面前放肆。但等上仙巡察已毕，重返仙界之后，平等王悄悄绘了幅瑶池仙子的画像，藏于寝殿暗格之中，时时会取出把玩一番。另外那第九殿中一众侍妾中，着实有几人与瑶池仙子容貌有三分相似。

听到此处，本是坐在第一殿中闭目养神的秦广王也不由得悚然动容，睁开双眼，与身旁正伏案疾书的一个书生对望了一眼。

秦广王道：“李先生以为此事有几分真？”

那书生也停了书写，断然道：“十分！”

秦广王点头道：“此子此前所言诸事，三分真、七分假，有证可考之事皆吐实言，无据可察的则夸大其词，倒让人以为这些事都是真的。以他才华，这最后一件事又如此干系重大，当不会说谎。依先生之见，是否该即刻派兵前往平等王殿，将那幅画启出？”

李姓书生阴森一笑，道：“何必多此一举？倒显得王爷是有心人了。反正就算那幅画被烧了，哪几名姬妾也在。而且死人比活人来得更加有用些，若平等王动了杀机，杀人灭口，那就更加妙了，还能多牵连一些人。”

秦广王深觉有理，颌首称是。

李姓书生又问道：“只不知那瑶池仙子是何许来历，分量是否足够？”

秦广王笑了笑，道：“据我所知，这瑶池仙子乃是南海仙翁的爱妾。南海仙翁

就在上界也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你说这分量够不够？”

李姓书生点头道：“实是太够了！现在此事整个酆都城中人尽皆知，这平等王落罪已成定局，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即可。不过这之后的事，还需及早谋划，不要好不容易多出来了一个位子，最后却给旁人得了去。”

秦广王道：“依先生之见，何人可以补替此缺。”

李姓书生沉吟道：“平等王有一族弟，颇有野心，早就想取平等王而代之。此人目前已在十八狱中轮值三百年，论功绩论苦劳均已足够担当此位。最妙的是此人志大才疏，还有把柄握在大人手中。另外他取兄长而代之，风评人望必差，大人尽可放心用之，如此十殿之中将有四殿落入大人之手。”

秦广王当即称善，此时大事将成，他也觉心情舒畅，当下笑道：“话说平等王养的这个玉童办事如此狠辣决绝，真是个大才。可惜平等王用人不得法，喜的只是那张脸蛋而已。”

李姓书生忽然皱眉，道：“玉童如此心机，却甘心为纪若尘所使，恐怕那妖人神通比我们原来料想的还要高些。此次事情，所是未必能如我们所料的那样顺利。”

秦广王一怔，思索片刻，面上也是喜色渐去。

弱水之畔，玉童已自飘回，禀道：“大人，骂完了。”

尽管酆都仍是全无动静，但他却罕见地未有动怒，反而嘉许道：“骂得不错！你所说的哪些事，可都是真的？”

被夸奖了一句，玉童登时觉得整个头都有些轻飘飘的，忙道：“怎会都是真的？那平等王再昏庸，也干不出这许多事来。我说的三分真，七分假，真真假假掺在起一起，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管教他百口莫辩。”

他点了点头，又问道：“你所骂那些事，除了最后一件之外，怎的似乎没几件真正大事？”

玉童笑道：“大人这就有所不知了，酆都阴司行事自有一套规矩，平等王那点荒唐事，但凡有些职司权势的，都尽可做得，但无论如何不能明白说出来。小的既然大庭广众之下将这些事揭了出来，平等王的名声也就毁了。虽然阴司没有任何规条说这些事不可为，但他再怎样也无脸皮坐这王位了。就算平等王想死占着位置不走，其余的十殿阎王也不会答应，必会去仙庭弹劾。小的既然已如此骂过，那平等王还不出城求战，就没别的办法了。其实他与其缩在城中，还不若孤身出城求战，只消战死沙场，至少身后名声还能保全。”

他苦思片刻，仍是有些不解，不禁摇了摇头，只觉得阴司规矩实是莫名其妙。再等一刻，酆都城中仍无动静。

他也不急，安坐八仙椅上，向玉童道：“当日你与我究竟有何仇怨，那日荒野





见面，你会如此恨我？”

听这一问，玉童登时汗如雨下。但一见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冥瞳，立刻又是一个寒战，忙恭恭敬敬地道：“玉童生就一双妖瞳，有异于寻常鬼仙。因此见大人当日双瞳中隐隐有神采飞扬，于是见猎心喜，想将大人双瞳据为己有，结果却受了大人一脚。玉童本是亦男亦女之身，受大人一脚后，从此非男非女。是以那日苍野相见、看出大人来历后，玉童才会心生恨意。”

他淡道：“你倒老实。”

“玉童绝不敢在大人面前有半句谎言。”

他微笑道：“现今你再不用烦恼是男是女了。”

饶是玉童面皮已练得极厚，此刻也不禁有些尴尬，低声道：“多谢大人成全。”

他哈哈一笑，只觉胸中积郁已消了少许，当下长身而起，向前行了几步，望向了远方云雾中时隐时现的酆都。

玉童只觉周围越来越冷，不禁暗自惴惴。

他忽然道：“你还记得，我当日说过什么话吗？”语意之寒，直可滴水成冰！

当日那些话，玉童怎么会忘？不知多少次，玉童都被这些话从梦中吓醒，方知又过了一夜。

见他问起，玉童战战兢兢地道：“大人说的是……‘只消我不死，终有一日，我会重归地府，拆了阎罗殿，烧光生死簿轮回册，再把你这小贼扒皮拆骨，油炸万年！玉童，我绝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他冷冷地道：“难为你还记得。去，把前面这句告诉酆都里那些阎王！若再不开城，这就会是他们的下场！”

巨汉将这些话送入酆都之后，九位阎王立时在秦广王殿中聚齐，个个面有忧色。一众阎王商议许久，却商议不出个结果来。轮回簿如交到纪若尘手上，哪怕少了一页，都足以令各位阎王吃不了兜着走，虽说可将一切都推在平等王头上，但终究是闯出了祸事。百年之内，九位阎王谁也休想能够升迁，沾染些仙界荣光。

众王议来议去，最后觉得既然纪若尘过不得弱水，那就不妨再等等。九位阎王是绝不会踏过弱水一步的，安全得很。至于那些需得过水巡狩的巡城甲马，死上一些又有什么干系？反正阴司鬼卒众多。

一众阎王躲在酆都城内商议不休，弱水那边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赫然大喝一声：“戟来！”

早有四名健硕鬼卒合力抬上一柄长五丈，碗口粗细，重逾千斤的寒铁大戟！他右手瞬间大了许多，一把抓住戟柄，轻轻松松地就将这柄四名鬼卒抬着也吃力的寒铁大戟提起！

他胸中透出一股蓝芒，这蓝光越来越盛，就似躯体之内包裹的尽是蓝焰一般！

他忽然跃上百丈空中，周身蓝焰大盛，然后弯身引戟，眼见寒铁大戟就要以雷霆万钧之势掷出之际，他身躯忽然凝定了极短的一瞬！

一声清越鼎音刹那间响遍弱水两岸！

玉童只勉强看到那寒铁大戟化作一条乌黑光带，瞬间连通弱水两岸，眼中就尽是蓝光，什么都看不清了。随后鼎音入耳，玉童只觉自己三魂七魄霎时间飘飘欲散，于是眼前一黑，一头栽落地上。

待玉童悠悠醒来时，他已负手立在弱水之畔，宁定望着彼岸。玉童勉强从地上飞起，四下一望，骇然发现千名凶厉鬼卒一个个东倒西歪，竟然躺倒了大半，现在正挣扎着爬起。许多阴卒方爬起一半，可全身无力，又栽回地上。

玉童立时想起了那记清越鼎音，寒意又生，颤声道：“纪……纪大人……”

他并未回头，只是吩咐道：“将三百里内的摆渡人都杀了，所有死魂一个不许放过弱水。”

二名将军领了命令，冲进鬼卒中一阵吼叫踢打，将一个个冥兵强行拉起，各率五百人分向左右，沿着弱水搜索下去。

冥兵顷刻就去得远了。弱水之畔，只剩下他和玉童。

玉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忽然骇然张大了嘴，一声惊呼！只见酆都那两扇无比坚固的城门巍峨依旧，可酆都城墙却不似城门这般坚硬，城门周围竟然崩坏了百丈方圆的墙壁，塌下的夯土碎石堆成一座小山，将城门都埋掉了大半。

玉童虽早知他的厉害，但也绝未想到这一戟之威，竟是如此刚猛绝伦！

他忽然冷笑道：“这些蠢材，以为闭门不出就可无事了吗？我封了死魂之路，再拆你城墙，且看你们十个阎王日后如何交差！”

这一戟之威确是惊天动地，阎王殿中又乱成一团，已有几位阎王提议不如将轮回簿交出去，先免了眼前祸事再说。也有几位阎王出言反对，言道若是纪若尘有本事过弱水，何需掷戟立威？反正酆都城墙极厚，就是再来个三四十戟，也穿不透城墙。

他此时倒也不急了，望着塌了小半的酆都城门，忽然一声长笑，抬手指着那小山也似的碎石残土，傲然道：“百年以来，这万里弱水之畔，可还有比我更威风的多？”

玉童张口道：“啊！这个……”

他眉头立时皱起，眼中寒芒闪动，盯着玉童道：“讲！”

玉童垂首低声道：“这个……不敢隐瞒大人，数年前曾有一只天狐到过此地。她只在城外叫了三声，就吓得十殿阎王乖乖开城，列队恭迎……”

“啊！这个……”他尚是首次愕然无言，那滔天气焰，悄然间消得干干净净。

## 荒唐事（下）

新春刚过，正是寒气最重之时。

长安城外，华清宫中，却是一派早春景象，与宫外隆冬雪景截然不同。

华清宫早经高人之手重修过，炽热地泉沿着暗道流遍宫内各处，绵长宫墙脚下每隔三丈就埋着一块暖玉，将宫内暖意与外面寒气彻底隔绝。是以每过新春，宫内青草即会起始抽芽。

飞霜殿中更是格外的暖意融融。殿中以白玉铺地，玉间错落镶嵌着块块琉璃踏脚。透过琉璃，可见下面正有潺潺地泉流过。

殿侧摆着一座妆镜，台上零星摆着三两盒胭脂水粉。若非这妆镜乃是用一整块水晶打磨而成，实是无价之宝，单看妆台上那些胭脂，可就比寻常中等百姓人家的女儿还要不如了。

镜前端坐着一个丽人，执一柄象牙梳，慵懶梳着披下的青丝。她非是用不起胭脂，能在这华清宫、飞霜殿中梳妆，普天之下，又有何等胭脂买不得？只是她的丽色，实已无需什么胭脂了。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她望着镜中人那无俦的丽色，却是满腹心事，心底轻叹一声：“你啊……若还能是那个什么也不懂的洛惜尘，该是多好？可是，那过去了的日子，就再也回不去了呢！”

殿中空无一人，纵是有人，自也听不见她的心声。

一阵微风忽然突兀地拂过，将香炉口袅袅的青烟吹散了。在她身后，一个身影诡异地出现。他约有十五六岁，还是个少年，身上着的是宫中内侍的服色。

这小内监一现身，即向她走近几步，轻笑道：“多日不见，玉环师妹一切